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英国卷）

前　言

“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歌曲《东方之珠》中的两句歌词恰好反映了我们在世纪之交回首百年来英国小说发展时的心绪。百年来英国小说流派纷呈，大师辈出，他们的笔下记录了多少人间的悲喜剧，他们本人同时又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我无意在感慨之余重数这段历史，多少本教科书早已把这个题目写得清清爽爽，我只想按照许多专家的指点在珠光满路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航道上捧回几颗星辰，奉献给读者，给辉煌过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留下一个实物的纪念，也是对于新世纪的一个献礼。我不准备板着面孔、正正经经写一篇“文章”作为本卷的前言，只想把选编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和随手记下的笔记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马克思曾经说过：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循着这位伟人的思路，我也为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谁是十九世纪英国最后一位小说家，谁又是二十世纪英国第一位小说家？几经思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托马斯·哈代。他的以《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远离尘嚣》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久已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悉。而对他的短篇小说，人们则读得相对较少。在对他的短篇小说的翻检之中，我惊喜地发现他恰恰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一九〇〇年写下了一篇极为精彩，足以反映他的创作风格的作品——《一个改变了的男人》，于是欣然将它作为本编年的第一篇。应该说翻译家李尧的译文也是十分精彩，不辱使命。

英国，何者为英国？是指今天那个小小的、严格地理意义上的、

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还是二十世纪初那个几乎横跨世界、包括了而今所有英联邦国家的英国？前者是不是太小，太狭隘，以它为准选材，岂不是要把许多英国小说王冠上最亮的钻石统统摘下？后者是不是又太大？不但非洲和美洲不答应，连亚洲一些国家也会说你牵强附会，拿他们的珍宝当英国的精英，有夺人所爱之嫌。但是英国是一个历史范畴，特别是英国小说更是一个包含心理、习惯因素的历史范畴。比如纳丁·戈迪默，她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虽然她是南非公民，甚至是南非的骄傲，但是人们历来习惯于把她的作品选入英国小说选，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果有一本不选，倒会被认为是一种疏漏。而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他的小说被选进英国小说选，人们会认为是一种矫情。这就叫约定俗成。我在选编这本小说集的时候，尊重约定俗成，把国籍是爱尔兰的萧伯纳、国籍是新西兰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类似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收进来，相信读者不会见怪。

有人说英国的小说，十九世纪是高峰，二十世纪开始走下坡，正和大英帝国的兴衰同步。有人甚至说英国小说是到弗吉尼亚·吴尔夫为止，余不足观。这就是英国文学的“日薄西山论”。十几年前，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年轻思想家在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后来被广为引用的文章，叫作《英语文学从未日薄西山》。文中的观点我颇以为然。英国小说当然不会是到吴尔夫为止。“为止论”只能说明立论者本人的轻率或孤陋寡闻。且不说有格林、戈尔丁、多丽丝·莱辛这样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地位肯定不会比吴尔夫差的英国本土作家，单是一批二次大战后出生或者后来到英国移民的作家的创作就足以使英国小说红了半边天，使英国小说进入了一个空前繁盛的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世界文坛已经在用“后殖民地文学”这个概念来涵盖这个主要是出现在英国文坛的历史现象。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们写作出的气势磅礴、个性独具的杰作在文学史中的地

位后人必然会给予肯定。因此我很有信心地把他们的短篇小说也纳入这个集子，在中国的此类集子中，也许还是首次。

一位大舞蹈家唱的咏叹调，一个大书法家的雕刻作品，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也会引来某些人的不屑。其实这种鄙薄很多时候未必得当。因为艺术是相通的，历经多年对美的执着甚至痛苦追求所砥砺所磨练的心灵，常常能够触类旁通，在“异域”点石成金。在这个集子里，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选入了同为戏剧大师的萧伯纳和贝克特写的短篇小说。戏剧与小说当然比书法与雕塑距离近得多，那么败笔的可能也就少得多。他们写的小说分别叫作《皇帝与小姑娘》和《一个黑夜》。好奇者不妨先睹为快。

近些年来，各出版社出于各种考虑，编辑出版了许多外国的散文集、小说集，选材多有重复，广大读者对此现象多有烦言，出版界、学术界行内行外管这种现象叫“炒冷饭”。一些读者打开本书，也会看到许多见过的篇什，也许心头第一个反应就是“又在炒冷饭！”对这种反应，我是不觉得奇怪的。因为我们这个集子里的确大概有十几篇其他集子选过的篇目，有几篇干脆就是从别的集子中复印下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为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立此存照”。既然是“立此存照”，就要忠于被观照的对象。在编选此专集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英文原版的“经典小说集”、“最佳小说集”，其中我也发现大量选篇重复的问题，有时候完全是不同出版社和编辑者选编的集子，彼此重复会达十几、二十几篇之多。这是为什么？难道是英国的编辑甚至名作家（如普里契特）也是懒到“炒冷饭”的地步？对照阅读之下，我们会发现“非然也”。原来这些“重复”恰恰是众多编选者在对数十年乃至近百年的多如汗牛充栋的短篇小说进行了披沙拣金的选择之后，得到的“英雄所见略同”的选择结果，这些重复可以说篇篇都是经住时间考验的金石之作。普里契特自己在担任牛津英国短篇小说选主编的时候能够“举贤不避己”，“惟优是举”，以此为例，我也

“举贤不避炒冷饭”，坚定地把那些中外选本一致入选的名篇收入，力使“野无遗贤”，当然，这只是一种笑谈。对那些“英雄所见略同”的篇什，我国一般都已有中译本，这说明五十年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所付出的艰巨劳动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译本一般多是名家名译，所以我一概“不客气”地把它们“拿过来”，奉献给读者。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积累。现在，一些当年在我国外国文学战线上意气风发工作过的老翻译家，有些已经离开了我们，有些则因为年事已高不再从事翻译工作。但是当年他们兢兢业业严于治学的成果和精神依然彪炳于世，收入他们当年的译稿，也算是我们后辈对于先贤的一种敬意和纪念吧。

对于英国小说名家的认定，特别是对谁值得传诸后世，谁只是热闹一时，应该从历史名人的队伍里“拉下来”，人们往往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比如，据我所知，英国才女小说家拜厄特前些时候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最新《牛津英国短篇小说集》，就把毛姆这样以往我们公认的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大家排除在外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很“先锋”地紧随其后，对近百年来已经形成的名单进行一番删改？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在进行选编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选编二十世纪英国短篇小说集，所以我们既要尊重英国人的意见，也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看法。我们对自己认准的东西，特别是也为大多数英国人认准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两个专家、权威的一时之言就产生动摇。对于毛姆是这样，对于另外一些被新派文人否定的已有历史定评的作家也是这样。当然我对马丁·艾米斯等文学新锐也没有偏见，我们的老祖宗教会我们要兼收并蓄，要“百家争鸣”。对这种思想我颇以为然。但是，在选编过程中我也深感国内英国文学资料的匮乏。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日益商品化以来，人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科技上，对于文学书籍及资料的引进反而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仅我个人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外文文学类图书的进口情况的粗略估计，大约不及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一半。许多起码的工具书都难以保障。编辑工作自然有捉襟见肘之感，最后的结果也就难免有挂漏之虞。现在虽然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是书籍在许多时候无法为互联网所代替。我呼吁有关方面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时期。它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在广大地域里的众多人群的生活。它是流血，是灾难，是死亡。在二十世纪人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人都没有能够避开这两场战争。第一次大战有劳伦斯的传神之笔为之画像，第二次大战也有许多名家在事后写有名篇。而过去我总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小说出现了一段空白，至少是当时战争文学的空白。但是我在本所图书馆找到的一本一九八二年英国出版的二战小说集《夜袭》填补了我知识上的这个空白，也填补了这部编年在时间上的一段空白。二次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它的影响我们在五十年后依然能够感觉到。因此以那一时期作家在当时写下的小说的砖块砌入那段历史，我以为是适当的。尽管以往的英国小说集的编者们从没有这样去做过。

在这次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有一个发现，就是作为西方一个版权历史悠久的大国，英国其实对于版权特别是作品出版年的重视和强调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对于一篇美国的短篇小说，读者往往能够很容易在书前书后找到它的写作或出版年。而英国人一直对这个问题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他们只是把一批小说编在一起，注明本书出版年，至于各个具体篇什，那么对不起，请你在书海、研究资料之海中去查吧。个别作家有在篇末注明写作日期的习惯，那你真是万幸。英国人的这种漫不经心的习惯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开始部分地有所改进，到九十年代出版的许多小说集对著作年的疏忽依然故我。结果苦了我们这些编辑，许多篇什我是根据材料认定甚

至推定的。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难免有搞错的地方。书籍出版之后，还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我们在再版时务使其得到纠正。

本书主编高中甫先生要求我给分卷写一篇前言，形式不限，字数四千，拉拉杂杂写了一通，偶尔看了一下电脑的字数统计，长度刚好，那么就此打住。好在许多读者并不看前言一类东西。还是直接打开正文，一览二十世纪英国小说为我们留下的瑰宝吧！

邹海仑

一九九年月十日

目　　录

上　卷

1900
一个改变了的男人…… 托·哈代(1)
1901
门房的女儿…… 乔·吉辛(20)
1902
青春 …… 约·康拉德(32)
1903
帕克尔泰德夫人猎虎记 …… 萨基(65)
1904
阿拉比 …… 詹·乔伊斯(70)
1905
一曲两阕 …… 詹·乔伊斯(76)
1906
一朵小云 …… 詹·乔伊斯(87)
1907
白海豹 …… 约·鲁·吉卜林(102)
1908
泼辣姑娘玛莉 …… 阿·贝内特(121)
1909
马克…… 萨基(135)

1910
墙上的门 …… 赫·乔·威尔斯(141)
1911
质量 …… 约·高尔斯华绥(160)
1912
托勃莫雷 …… 萨基(167)
1913
断剑 …… 吉·凯·切斯特顿(176)
1914
普鲁士军官 …… 戴·赫·劳伦斯(194)
1915
孟浪的旅行 …… 凯·曼斯菲尔德(218)
1916
吗哪 …… 约·高尔斯华绥(235)
1917
一个已婚男子的自述 …… 凯·曼斯菲尔德(245)
1918
巴黎的判定 …… 伦·梅里克(260)
1919
卫矛果 …… 约·高尔斯华绥(269)
1920
被盗的杆菌 …… 赫·乔·威尔斯(279)
1921
红毛 …… 威·骚·毛姆(286)
1922
园会 …… 凯·曼斯菲尔德(308)
1923
洋娃娃的房子 …… 凯·曼斯菲尔德(323)

1924
安·李帽店 …… 伊·鲍温(332)
1925
皇帝与小姑娘 …… 萧伯纳(344)
1926
别墅一夜 …… 理·休斯(355)
1927
赴宴之前 …… 威·骚·毛姆(359)
1928
从不…… 赫·欧·贝茨(385)
1929
母女之间 …… 戴·赫·劳伦斯(390)
1930
人质…… 诺·米奇森(413)
1931
法律的尊严 …… 弗·奥康纳(423)
1932
玛丽娅 …… 伊·鲍温(432)
1933
拾穗者 …… 拉·贝茨(445)
1934
施瓦茨小姐 …… 拉·霍尔(450)
1935
本杰明·科布的至爱…… 克·丹恩(473)
1936
守护爱情 …… 伊·沃(498)
1937
罪人…… 塞·奥费拉因(511)

1938
长大成人 …… 爱·盖顿斯(522)
1939
公爵夫人和珠宝商 …… 弗·吴尔夫(533)
1940
在爷爷家做客 …… 狄·托马斯(541)
1941
星期日下午 …… 伊·鲍温(548)
1942
逃兵 …… 拉·埃—萨顿(556)
1943
死亡的恐惧 …… F.J.萨菲尔德(564)
1944
盯梢者 …… 狄·托马斯(571)
1945
夜袭 …… H.R.萨维奇(582)
1946
农民 …… 弗·奥康纳(589)
1947
双胞胎 …… 缪·斯巴克(599)
1948
现实政治 …… 安·威尔逊(610)
1949
勒弗戴先生的短暂外出 …… 伊·沃(619)

下 卷

1950
尤莫鲁 …… 乔·卡里(627)

1951
骗子相逢 …… 格·格林(633)
1952
雪 …… 特·休斯(648)
1953
品酒 …… 罗·达尔(658)
1954
一次高明的投资 …… 乔·卡里(674)
1955
隧洞突破 …… 多·莱辛(692)
1956
垂死的苍蝇 …… 维·索·普里契特(704)
1957
手帕大的一小块地 …… 薇·梅内尔(714)
1958
最后一吻 …… 纳·戈迪默(724)
1959
“母亲的天性” …… 维·苏·奈保尔(735)
1960
出逃 …… 乔·卡里(744)
1961
皮 …… 罗·达尔(760)
1962
雨中马 …… 特·休斯(777)
1963
屋顶丽人 …… 多·莱辛(787)
1964
神召 …… 玛·莱文(797)

1965
母鸡和鸡蛋 …… 弗·萨吉森(809)
1966
交际圈 …… 戈·迈耶(812)
1967
永远占有 …… 格·格林(836)
1968
小姐先生 …… 鲁·普·贾布瓦拉(848)
1969
海滨之行 …… 维·索·普里契特(863)
1970
执照 …… 弗·图伊(879)
1971
乌蛤和贻贝 …… 苏·希尔(894)
1972
英国女人 …… 鲁·普·贾布瓦拉(910)
1973
好婆 …… 埃·奥布赖恩(922)
1974
妇道 …… 埃·奥布赖恩(929)
1975
“我也在这儿住过” …… 琼·里斯(940)
1976
话说不打固定目标 …… 琼·里斯(942)
1977
临死的瞬间 …… 伊·麦克尤恩(945)
1978
伊恩·尼科尔的扩散 …… 阿·格雷(962)

1979
狼伴…… 安·卡特(965)
1980
汽车站甜食店的老板…… 海·哈里斯(976)
1981
狼孩爱丽斯 …… 安·卡特(982)
1982
杜阿拉来的下一班船…… 威·博伊德(991)
1983
石头树 …… 简·佳德姆(999)
1984
一个黑夜 …… 萨·贝克特(1008)
1985
吉姆·布莱登与战犯 …… 格·格林(1010)
1986
最后的解脱 …… 凯·布莱顿(1014)
1987
婚礼上的酒壶…… 菲·史密斯(1020)
1988
萨拉热窝失恋记 …… 费·韦尔登(1028)
1989
无休止的旅行者 …… 安·伯吉斯(1037)
1990
七月幽灵 …… 安·苏·拜厄特(1051)
1991
发现 …… 纳·戈迪默(1068)
1992
中国龙虾 …… 安·苏·拜厄特(1074)

1993
重逢 …… 玛·德拉布尔(1098)
1994
忠告胜于金钱…… 萨·拉什迪(1114)
1995
责任 …… 伊·泰勒(1123)
1996
一擦 …… 罗·特里曼(1131)
1997
假期里我遇见的事情 …… 马·艾米斯(1139)
1998
瓦朗日维尔 …… 威·博伊德(1149)
1999
生意上的朋友…… 威·特雷弗(1159)

1900

一个改变了的男人

托·哈代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诗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当过建筑师学徒,后来主要靠自学走上创作道路,成为有巨大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成就为长篇小说和诗歌。其代表作是包括《绿阴下》(1872)、《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林地居民》(1887)、《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等在内的"威塞克斯小说"。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深刻的社会道德批判内涵。短篇小说《一个改变了的男人》选译自他的同名短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艺术特色。

一

除了本文的主人公,或许只有我们这位先生知道这个故事的大部分情节。他住在"城上区"(人们管那儿叫"城上区")一幢很结实的旧房子里。这幢房子在"左邻右舍"中独树一帜,因为二层有一扇凸肚窗。凭窗远眺可以把大街从西到东的景色尽收眼底。西边包括劳

拉的住宅，市林阴大道（下面提到的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向西逶迤而去的波尔图－布雷迪公路，以及通往骑兵营房的一条岔路——上尉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那座营房里。还是从这个“得天独厚”的凸肚窗向城东望去，一幢幢房屋组成狭长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向低洼地延伸，缩小，直到终于融入越过沼泽地的公路。公路宛如白色缎带在格雷桥那边四分之一英里处消失之后，蜿蜒曲折，穿山越谷，“行程”一百二十英里，最后在海德公园角露面，作为一个平静安详之所在，和繁华时髦的世界相连接。

最近，某轻骑兵团驻扎到上面提到的那座兵营。这个团以前在当地闻所未闻，可是城里的居民还没有和团队任何一位成员相识，就已经风传那是一支“顶刮刮”的队伍，他们还带来一个相当棒的军乐队。由于某种原因，许多年以来，骑兵司令部一直没有设在城里。这儿驻扎过的各种部队都是来临时执行什么任务的小分队。因此，每一个人，甚至旧家具店的老板——有家室的军官从他们那儿租赁桌子和椅子——都为这支“顶刮刮”的轻骑兵驻扎本城而感到荣幸。那年月，轻骑兵团的官兵左肩还佩带着引人注目的绶带，或者身披带褶边的半大衣，就像鸟儿耷拉着受了伤的翅膀。人们管这种半大衣叫斗篷，轻骑兵们自个儿叫“披风”。这身行头让他们在女人眼里平添了几分风采。实际上，男人也觉得别具一格。

凸肚窗楼房的主人每天都在“凸肚子”里坐好长时间。因为他是个病人，时间实在难以打发，除非外面发生的事情能引起他经久不衰的兴趣。轻骑兵团驻扎不到一个星期，大街上学生们叫喊着相互传递消息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你听说轻骑兵的事儿了吗？他们那儿闹鬼呢！”

“听说了，有个鬼把他们搞得不得安宁。那个鬼已经跟着他们好多年了。”

一个闹鬼的轻骑兵团！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健康人都是件新鲜事儿。坐在“凸肚子”里的“听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轻骑兵里一定有几个活跃人物。他在一个喝下午茶的非正式场合，结识了毛姆布